



“70年岁月·我的故事”栏目推出

今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沧桑巨变,70年壮丽辉煌!

绚丽的华章由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绘就。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淮北日报》和淮北万邦科贸有限公司合作,在副刊版面推出“70年岁月·我的故事”栏目,讲述“我”与新中国70年同行的历程,展现70年中一个个闪光的瞬间、一段段难忘的记忆。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反映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关系。通过个人所历、所见、所闻、所忆、所感、所悟,抒发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

——编者

两座城市的距离

王利雪

如几只候鸟,我们兄妹几人成年离家之后,追逐着远方的风景,一站又一站地漂泊,终落脚在异乡。而阜阳,这个最初孕育我们生命的城市,它偌大躯体内的一个小小村庄,成为几只候鸟定点回归、短暂栖息的巢。

合肥、淮北、阜阳、深圳,四座距离不一的城市交织成了我们家的联系出行地图,成了家人彼此牵挂、关心的地理位置,而如今母亲和弟弟所在的合肥,又成了我们家地图网状线的中心点。

两座城市的距离,丈量着亲情之间的空间距离,虽然永远无法消弭,但是越来越快的列车,随时可以打开的电话与视频聊天,正渐渐消除距离带来的不便。

曾经,这样的距离似万水千山般艰难、遥远。

人生的前十八年,我的足迹只在同一个城市的乡村版图里重复打转,我色彩单调的世界里只有阜阳这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省会合肥只存在于电视的画面里,存在于别人的语言里,存在于我一次又一次的幻想里。

那时,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不可丈量,也无法抵达。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童年与少年的岁月漫长又模糊,城市于我而言,是天堂一般的存在。从贫穷到繁华,从一望无际的田野到楼房林立,在一个孤僻、闭塞、胆怯的乡村女孩眼里,那是一段漫长而不可企及的距离。

我曾经一次次地望着村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公路发呆,想象着阜阳这座城市的模样,它的繁华,那里灯火辉煌的辉煌以及城市里衣着美丽的姑娘。大舅的工作地淮北,父亲曾经当过兵的青海,祖国的首都北京,像是带着魔力的豆子,促使想象在我脑海里生根发芽。

时间滋生着强烈的渴望。那时唯一的念头便是长大,考上大学,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带着我去阜阳县城参加作文竞赛,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严重的晕车让我一路吐得稀里哗啦,一个城市只给我留下了最初模糊而恐惧的影子。

初中毕业时曾经与合肥有过一次擦肩。在省城当教练的三爷偶尔开着车回村里来,惹得满村的孩子围观,我怯怯地站在人群里,以一种强烈的渴望盯着那辆蓝色的运货车,想象着轮子走过的路,一定是风景旖旎,想象着轮子最终停在那座城市合肥的模样。初中毕业时,母亲跟我商量,三爷帮我在合肥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80元。母亲商量的口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九十年代初,每月80元能稍稍缓解一个贫困家庭的急需。我是长女,面对着家境的困窘,我却自私而执拗地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1998年,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有了人生中和合肥这个城市的第一次交集,只是那是一段难以忘却的痛苦坐牢经历。去黄山的学校报道,没有直达车,只能从南京或者合肥转车。听从父母的决定,我们坐汽车去合肥转车,五个多小时的省道、县道,车子在又窄又破的公路上行驶,一起一伏地颠簸着。母亲很少见我给我买了一瓶健力宝,那些汁水在胃里冲来撞去,我吐得满身都是,痛不欲生。

阜阳到合肥,第一次抵达的经历,写下了痛苦而不愿重复的距离。而黄山到阜阳,十几个小时的旅程,中间痛苦地转车,每一次放假回家时在拥挤的绿皮火车里推搡拥挤,我曾有过两脚交替独立七

小时的悲惨站车经历。毕业前夕,我随着一群同学从黄山到合肥去找工作,投简历,简易的绿皮火车夜晚涌进一股强烈的冷空气,没有手机不能提前预知天气的我们,就在那冷风里捱着。我的腰在那一晚受了寒,疼到不能走路,也留下了遇冷就复发的病根。

又一段两座城市的距离里,留着疼痛的记忆。

然后是我漂泊到了淮北这个城市,阜阳到淮北成了一段新的航线。先是一个月一次后是两三个月一次,我在一段又一段时修时坏的省道上颠簸着,漫长的等车、转车,有时还会被黑车宰,每一段记忆都写着不愿回首的痛。

工作后,我开始有了第一部手机,结束了缓慢的通信时代,也结束了排队用IC卡打电话的经历,家里的经济稍有好转,装上了一部座机,随打随接,打电话到小卖部让人去喊家人接电话的经历成为过去,“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隐忧变成了昨日的回忆。

我的生活在时代的浪潮里随波起伏着。火车开始提速,高速公路将每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动车、高铁、飞机,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走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中。BB机、大哥大、新款手机、智能手机,日新月异的时代,通讯的便捷正在改写着我们的生活。

两座城市的距离在拉近。弟弟结束了在六安的大学生活,去了合肥打拼。母亲开始跟随弟弟生活,大妹妹结束了在北京的漂泊留在阜阳,妹妹去了更远的深圳。离别仍在继续,但是相聚变得更容易。

我和弟弟购买了私家车,节假日回阜阳,回那个曾经的巢,随走随开,无需等待。妹妹乘飞机在合肥与深圳两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而我们会在群里关注她乘车出发与抵达的消息。

母亲生活的城市合肥,成了我在另一座城市的家。我越来越多地穿梭于两座城市之间。淮北到合肥开启了高铁时代,窗外一掠而过的田野成了我忙里偷闲的风景。而合肥这个省会城市正日渐展露出来的大城气象,便捷的地铁、繁华的都市风景、越来越丰富的城市文化,如一块磁石牢牢地吸引着我的眼睛。

偶尔的节日里,我们会选择群聊,小小的视屏画面里我们聊着节日的美食,聊着旅行的快乐,天气忽变时,父亲与母亲会在群里发一些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的话语,而节日里的群发红包,承载了我们浓浓的亲情与祝福。

这是中国速度,这是新中国70年征程所带给我们的快乐生活。出行越来越便捷,骑行、自驾、动车、高铁、飞机,让旅程本身成为一种可以享受的风景。手机、微信、QQ……多样化的通讯方式,让思念的传递、回应与时间同步。

追逐远方的脚步永不停止,如果重新选择,我们也许还会选择去看远方的风景。可是,不管我们漂泊的脚步走多久,山远水长,或者是大洋彼岸,总有那样的一座城市那样的一个村庄成为我们出发的原点,牵住我们思念的延长线。有那样温情的目光一路相随,人生便不孤单。

爱乘着改革开放发展的东风,缩短了两个城市的距离;距离,又给爱蒙上这个物质充盈的时代独有的韵味。伴随着去往另一个城市的车轮启动,思念刚刚出发,即刻抵达。

七律 新中国七十华诞随笔

梁永坚

先贤先祖不畏难,铭记初心战凶顽。粗食野蒿常塞肚,莽原草地每翻山。冲锋志士头颅断,陪阵仁人血泪颜。拼得始终华夏立,帜旗猎猎宇寰间。

满江红 贺新中国70华诞

张志友

光辉历程,看神州,翻天覆地。黎民富,广厦万千,城乡一体。葱原碧野硕果香,金山银水游人怡。更彩虹、飞架港珠澳,多神奇。

科技兴,高铁密,卫星绕,火箭急。创中国速度,多少第一!豪气千重蒸暑日,霞光万缕显正义。正昂首、奋进新时代,举红旗。

我的祖国

周广玲

祖国 从小到大 从黑暗到光明 从贫穷到富足 我一直在认真写这个词

祖国 我用生命呼唤你 常常会泪流满面 因为这个词 是我信念的支撑 是我一生的荣耀

我的祖国 我的家 家是祖国最动人的一个音符 无数和谐的音符便汇成了 祖国的美好和繁荣

我的祖国 我的根 我的血脉里流淌着祖国的热血 我走得再远 无法改动的 还是那颗跳动的赤子心

我在你前进的步伐中增长希望 我在你执着的目光中收获幸福 我从你的刚强中坚定理想 我从你的崛起中获取骄傲

聆听祖国的声音 浓香流溢 倾听祖国的脉搏 跳动亿万颗火热的心

祖国 这个词 是我生命中最刻骨的誓言 在我一生中 在我使命和信仰里 闪闪发光

话临涣

常月芹

淮滨临涣镇,位于浍河边。地属淮北市,阡陌大平原。冬春禾苗青,夏秋菽粟产。独特风光美,景色赛山川。自古就有名,遗留多景观。散落如棋布,仅活几方面。临涣有码头,货物吞吐点。城墙旧址在,省道境内穿。道旁香山庙,距今千余年。明清六块碑,碑文可做签。残壳槐记载,树龄千余年。树高九米余,干围四米三。冠径十一米,基大覆盖面。好景虽逝去,奇迹又出现。残壳根侧旁,幼苗初乍现。枯槐得重生,旧貌变新颜。境内曹楼处,古稀银杏树。记载八百余,传说几千年。树高三十米,冠径十四米。树身细腰女,围腰四儿男。大树七虎枝,丫长三异株。棕櫚枸杞子,非嫁自生出。空中展异彩,绝世奇观现。镇中回龙泉,水质清又甘。泡出棒棒茶,爽口味香甜。品茶听小曲,快活赛神仙。吃上酥烧饼,佳配美味餐。盛上文昌宫,明清藏书阁。文人聚会处,选秀集歌点。民国时期到,中心小学校。淮海战役时,中野司令部。前委办公处,现为纪念馆。历经几朝代,遗物更璀璨。个个如明珠,散落绿田园。曲折弯弯路,景点连成串。别具一格景,犹如山外山。

遇见秋葵

姚中华

生活的菜谱里,它是一道味美的蔬菜;药膳的清单中,它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在植物王国中,这种跨界的“两栖”植物并不多见,秋葵便是罕见的“宠儿”之一。

第一次见到秋葵,是在小城秋日里的菜市场。在摆满黄瓜、辣椒、茄子的菜摊上,猛然见一堆辣椒不像辣椒,黄瓜不像黄瓜的稀罕物,有棱,带尖,模样怪怪的,看上去新鲜、青嫩,摆在菜摊显眼处,像是刚上市的招牌菜。我正瞅得出神,一位提着菜篮的老伯似乎看到我的疑惑,一边弯下腰挑选起来,一边说:“哦,秋葵上市了,这可是好东西呢!”

秋葵!我在脑海中迅速搜寻这个带有特殊季节符号的名字,好像曾经在餐桌上遇见过一两回,一种切成瓣状后带有密集籽粒和丝丝粘液的一道菜肴,因为没有过分留意,所以印象并不深刻。儿时,在故乡江南水乡的菜地里,母亲一年四季变魔法似的种着各种各样蔬菜瓜果,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植物的身影。所以很长时间,我对秋葵是陌生的。

食物总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今,物质充盈,人们的舌尖变得越来越苛刻,也越来越挑剔,厌倦了大鱼大肉的菜品,转而青睐清淡一类的素食菜肴。餐桌上,过去难得一见的秋葵渐渐多了起来。凉拌、清炒、油炸,甚至煲汤,吃法越来越多。与那些色泽浓郁、麻辣香鲜的大菜相比,秋葵凭借清淡素雅,吸引眼球的功夫似乎毫不逊色。这让我想起“舌尖上的

中国”,这个央视美食金牌栏目曾经用“探秘一种神奇的物种”来介绍秋葵,并宣称:“这种神秘的物种正以火箭一般的速度蹿红我们的餐桌。”

秋葵蹿红,成为蔬菜中的“新贵”,舌尖上的“新宠”,当然不仅仅是它的清淡和美味,更为人们看中的是它的保健和药用价值。据说,秋葵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果胶、黄酮和牛乳糖,不仅具有助消化、强肾补虚、美容养颜的功效,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一次饭局上,当一盘色泽清爽的清炒秋葵端上来时,立刻招来一片簇拥声。大家一边争相品尝,一边津津乐道推介它的保健功能,似乎端上来的不是一道菜肴,而是一款保健秘籍。

其实,在中国药典中,秋葵早有记载,人们食用并发现它的药用价值可以追溯到周代。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称秋葵为补肾草,不仅对秋葵的形状、生长特征等有细致的描绘,对它药用价值也有详细的介绍。

读中国古代诗画,忽然发现,秋葵还是历代诗人画家歌咏和描绘的对象。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曾经对秋葵深情赞叹:“低首黄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自成晕,翠叶深有光。”在诗人的笔下,秋天日光照耀,秋葵黄花初绽,宛如黄金杯一般精美。而他的学生,宋代太学博士陈师道也有吟咏秋葵之作:“炎艳秋来故改改,薄罗闲淡试鹅黄。倾城别有檀心在,依倚西风送残阳。”在陈师道眼中,秋葵成为圣洁女子,在西风斜阳中痴痴等待情

人归来。

画家笔下的秋葵,除了展示秋葵别样的美,有的还赋予更深的含义。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鱣早年入宫成为康熙帝御用画师时,闻知族弟患病,便在扇面上画了一株秋葵,作为探望赠送的礼物。这幅《秋葵诗意图》,借助秋葵入药治病之意,为族弟祛病祈福,如今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稀世之宝。后来李鱣遭遇被贬之后二度进宫,又特地画了一幅《秋葵图》,并题词“到头不信君恩薄,犹是倾心向太阳。”借助秋葵花朵向阳的特性,表达对再次启用他的雍正皇帝感激之情。

神奇的物性,又有别具一格的芳姿,秋葵入诗入画,似乎是一种必然。只是长期以来我们一度忽视了它。如今,它再度归来,不仅让餐桌变得更加丰盛,也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饮食品味。

也是一个秋风习习的秋日,去乡下,经过一片菜地。地里有大片长势旺盛、半人多高的秋葵。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生长在地里的秋葵。淡红色的秸秆上伸展出一片巴掌大小肥厚的叶片,看上去如同蓖麻。秋葵果实是从叶腋下长出来的,有的头顶的花瓣刚刚谢落,露出细嫩的果实;有的已经成熟,棱角分明。一阵风吹过菜地,枝叶连同果实,轻轻摇曳。环视周围,田野菜地里,其他瓜果蔬菜经不住秋风秋雨的吹打,早已没有震颤的花枝,也难觅婆娑的绿叶,显露出颓败的痕迹,唯有秋葵,依然生机勃勃。

秋风渐凉,大地已有落寞之意,与秋葵相遇,顿觉秋色依然丰饶。



夕照南湖 许培社 摄

九月的雨

王全渝

九月的雨,是上天送来的甘露。九月的雨,是大自然的精灵。

下雨的时候,我倚在窗旁,坐在观雨最美的地方,那是我回忆往事最好的时候。

雨,如流星般闪烁地划过,人生,其实就是一段记忆。回忆起来,兜兜转转,总觉得那么亲切。虽然,有一点伤感,但是,甜甜的怀念还是多一些!

下雨的日子,常常会让我眺望远处的“岸”,那是我心灵停靠的港湾!

下雨的日子,真好!那雨无论从何处飘来,滴落的都是昨天的故事!

捏泥的快乐童年

陈钦软

每当我教《泥人张》这篇课文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童年时捏泥的快乐时光。

小时候,我们最盼着天下雨。每当下雨前,我们这些孩子蹦着跳着,喊着:“老天爷快下点,坑里的蛤蟆要长大。”不多时,天上的乌云像野马一样咆哮着奔腾,紧接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铺天盖地而来。我们打着伞,撑起裤管,光着脚丫子蹚水。伞稍偏点,雨水就打湿了半个身子,遇到闪电雷鸣稍近时,谁家的大人没命地往外跑,一把拽住孩子往屋里拉,唯恐意外发生。雨后天晴,天空像湖水般清澈透明,东边的天际架起一道七色的彩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泥土香,沁人心脾。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相邀成群,一口气跑到浍河湾,手里各自拿着柳条、杨条、石榴条,到了河边,弯腰挖起一块泥,放在地上,用手团个泥蛋儿,然后把泥蛋儿按在柳条的顶端,顺势一甩,异口同声地高喊着:“俺往河北甩泥蛋,河北的小伙真是帅;俺往河北抖笆斗,领着河北的小泥走。”我们如此一喊,可气坏了对岸闲溜的老汉。只见他又叉着腰,跺着脚,怒视着我们:“滚!哪来的野孩子!”见此光景,于是我们又改了话题:“俺向河北撂篓子,单打河北的老头子!”我们话音刚落,泥蛋齐发,不知是谁,不偏不倚,泥蛋正好打中那老汉的鼻尖,这下,他更为恼火了:“恁这些龟孙羔子看我过去可捏扁你!”说着佯装脱衣服过河。我们看这阵势,慌忙逃窜,头也不回,一气跑到河外滩。当我们回头看时,那老汉早已弓着腰往家回。

我们彼此约定,以小冬子的口哨为令,重新又聚集在村西头那颗大柳树下,搞起了“捏泥洼洼”的比赛。我们一起挖泥,然后把泥块捏成团的、方的等各种不规则的图形。泥洼洼中间是空的,底部要薄,几乎透风透亮。“泥洼洼”捏好后,我们一把把泥洼洼举到肩头,吐口唾沫,口中喊着:“东庄上,西庄上,比比谁的洼洼响”,接着“啪、咚!”响声此起彼伏。“泥洼洼”底部顿时被撞成一个窟窿,窟窿越大,响声就越大。为了省事,我们又新用一小块泥把窟窿补好,一起上举再听响。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玩腻。

捏泥玩腻了,我们又换种新的玩法。我们有的用泥捏鸡、鸭、狗等。尤其是我捏的小鸡小鸭,刚捏好时,在阳光下暴晒两三天,涂上儿童用的美术材料,把鸡蛋涂成红色,把鸡涂了黑眼睛黄眼圈,鸡爪用青灰色或黄色,至于其他部位,因势就形,适当涂上各种颜色,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一天中午下雨了,我家门前晾晒着好多衣服以及柴草,我全然不顾,只把在外面晾晒的两只泥鸡、一只泥鸭抱到屋里。为此,我还挨了哥哥的“三条子”。至今想起此事,别有一番情趣。

最令我们开心的就是我们三五小孩子聚在一起合伙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婚俗——迎亲路上。而后,我们各自挖了一块泥,连续和上几遍,以便让泥更壮。我们当时的土质属于三黄土,本身粘性比较强,因此找起来更显得得心应手。我们事先找来粗细适中的秸秆草棒,接着分工合作。我负责捏一顶花轿。花轿由四部

分组成,即轿杠、轿身、轿顶和轿中。两个轿杠用两根细秸秆,外面包上泥,穿在轿中间,花轿本身由四根秸秆作站柱口,轿的两侧和后轿用三根泥板组成,轿前用根细秸秆插在前门两侧,用泥包好,再把泥块擀成薄如厚纸般,卷在上面的横杆上。轿内端坐着新娘,新娘的头部用块蒙头红布盖着,两手紧紧抓着蒙头红布,浑身上下全是红。花轿的顶部的周围捏着一圈叫不清名字的小泥人,顶部中间捏着一只老虎。轿前、轿后,抬轿的新郎官等各有所分工。轿后面是一位头戴礼帽、腰系黑带的挑箱子的汉子,正迈着脚步,奋力向前。八个抬轿子的,头上全戴着无帽檐的帽子,穿戴不同,形态各异。新郎官头戴状元帽,骑着马,伴随花轿左侧。轿前后面是一群吹唢呐的、抱大笛的,袒胸露乳,看样子吹得较卖力,有的吹笙,有的打鼓,有的打钹,还有迎亲的两位头戴毛巾的妇人,好一波气势磅礴的迎亲场面。当然,这些泥人制品需要晒干后;涂颜料时要各取所需,才能相得益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捏制的“迎亲路上”这部作品还惊动了小公社的王部长,还是汪部长?记不清了。村干部部领他来参观时,不住地啧啧称赞:“这些小家伙真有创意。”

捏泥制品是我们的嗜好,也成就了我们的梦想。

麦子一青一黄,天气一热一凉;春去冬来,转眼当初我们这些捏泥制品的孩子已成古稀之年,每当回忆起童年趣事,怎不使人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对岁月的感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